

# 开卷考

——AI时代,译者向何处去?

周玮琪

大数据时代常谈“搜商”,搜索的智慧体现于与网络资源交互时基于了解而相互推测。查询天气,习惯上我们会问“今日天气预报”,“外面天气如何”,“某地某市天气怎样”……表述难以穷举;但若在搜索框里,直接输入“天气?”,就可以用极简的法子得到想要的答案。“天气”是缩减到极致的关键词;“?”表示搜索目的是询问,避免不必要的误解,否则直接输入“天气”也可以;因为精准的自动定位服务,不用限定“某地某市”的天气;也无需补充“今日”时限,检索时会自动作首位联想;“如何、怎样”之类的赘述更无关紧要。这就是一个运用搜商的简单过程。当检索的信息更庞杂,需要顺藤摸瓜层层递进,精简准确的表述往往就更为关键。

搜商要求明确目的,也即为了什么去搜索什么,再直接全面地检索工具执行;同时也要求对检索工具、检索技术及其背后的数据基础,如上述自动定位与时间联想的知识,有大致了解,这样调取回答更简便,少走弯路。继搜商之后,ChatGPT又催生了新概念“问商”。类搜商,问商也要求目的明确,即为了什么去询问什么,再直接全面地传递需求;还要求对ChatGPT的数据处理范围和有能力有大致了解,循循善诱地切中问题核心,省得它顾左右而言他。

最近的翻译领域,很流行一种基于ChatGPT的定制翻译法,通过层层指令,诱导生成更“地道”的译文。譬如若要新闻简讯,可要求套用某报纸某刊物的行文惯例;译法律金融,可要求严格术语和模式化表达;译小说随笔,可要求模仿中外作者的行文风格……这各显神通的背后,其实依旧是问商的实际应用,只是相对更复杂一些。假设使用ChatGPT将中文译作英文,需要几步操作?笼统来说:1.分析原文创作背景、语言特色、行文风格、中心思想;2.设定译文语境背景、语言特色、行文风格、思想内涵;3.制定翻译规范,例如语气、人称、地道性以及种种琐碎,或可更细分;4.生成译文并审阅润色,可重复多次。于是可得如下供直接输入的指令:

“本篇为老舍作品,反映了中国旧社会人民的生活。请使用Charles Dickens的小说风格,以朴实自然风趣而有思想性的语言将其翻译成英文版本,要求参考中国特色的词汇表达,人物对话使用口语模式。注意用词地道,可以意译以避免中式英语表达。”

“生成译文后,请重复上述过程对其润色。”

流程很眼熟,就是对人工翻译“边想边译”模式的大致模拟,思考并做出判断的依然是人,只是译的工作大半在AI。给原文贴上标签供AI解读诠释,是很典型的编解码逻辑,也是目前搜商与问商的实质所在。会搜会问,以搜者问者强大的知识储备和对媒介工具的理解为基础,转化思维来驱动工具。这样来看,定制翻译的流程可解读为:1.译者很明白这篇原文的创作背景、语言特色、行文风格、中心思想;2.译者心中有一个译文的雏形,大约知道应达到怎样的语境背景、语言特色、行文风格、思想内涵;3.译者对一些微妙的规定性,例如语气、人称、地道性以及种种琐碎都有自己的见解并知晓如何应用;4.译者有成熟的目标语言审美,能自信审阅生成的译文并润色或继续指示AI润色——一系列的“知道”,“能”和“自信”,对应的是“知识”“智慧”和“经验”。我们突然发现,技术在这里被剔除了,似乎一切返璞归真,又回到了那个与翻译相生相伴的古老理论问题:译者能否理解原文,能否借由译文传达原文?定制翻译之所以成立,所以能大略放心地向非人生物交付译事,于是翻译领域热衷于AI翻译的“好用”和“怎么用”,兴冲冲加载集成到既有生产条线上去,将翻译教学、实践乃至理论研究一一迭代。以往,从收音机

课程到泛滥的网络资源,翻译训练模式迭代何其迅速,以“听说读写”为主的内核却屹立不倒。现今有了AI技术,自然要想,能否用AI辅助口译优化?能否指导笔译润色?能否积累好词好句,拓展课外知识?甚至能否直接翻译来“天气”?但这些想法的内核依然是“听说读写”。在这一点上,AI颇有些像手机电脑之于孩童,孩子们对手机电脑从熟悉的一面开始琢磨,先是游戏娱乐的玩具,再摸索出与更广阔世界的联系。

但AI与手机电脑又有不同,即便只是对简单思考模式的粗浅模拟,也沾上“智能”二字,讲求人性思维与机器逻辑相沟通,前面所谓搜商问商,编解码,即现阶段技术限度内的一种沟通模式。既然是思维与逻辑的沟通,就要求清晰的思维与扎实的逻辑,放在翻译训练里,就是用超越常规“听说读写”的个人“造化”,来指导AI这“造物”。这与开卷考试视为神似:AI工具论者往往将AI翻译视为思维的外挂语料库,需要时从中调取,省时省力,正如考场上随意查阅书本。但AI翻译是场无比灵活的开卷考试,讲求融会贯通。如今人人有了语料库,若不看单词储量、句法变化,只计较思维高下,考些文章分析或自由创作,那么,那些从来只擅长以“听说读写”绑架知识的学生便要茫然翻覆不知所措,或错会题意不知所,或抄错解法文不对题。似这般,开卷非但没有助益,还将原先的所谓优势失去了。是以每观AI助力翻译教学之类的议题,总不免要想,学生知道要怎样用它,用它去做什么吗?或有人会说,这很简

单,可继CAT之后再设AI翻译课程,教学生学技术,会应用,乃至懂编程……然而这一切都是表象,问题依然是:学生知道要怎样用它,用它去做什么吗?

在AI翻译之前,翻译训练全赖言传身教,或自己看些书来积累,几个句式,几个表达,学校里老师要考核,社会上客户要追究,因为这就是市场翻译水准的默认标杆,再进阶,至多不过是地道,符合欧美表达习惯,满足外籍审校的要求。但AI翻译一出,译者赖以维生的个人语料库全部“归零”,市场风向骤变,要翻译美学,要翻译个性,要翻译定制……似乎翻译突然失去了所谓客观评估,直接化作“知识”“智慧”和“经验”的开卷考场,要求译者将自己放在与母语者平行的位置,去驾驭另一种语言,或者至少,在AI语料库和资料库的加持下,要有辨识美文的审美与自审能力,以及知美何为美的对外表达能力。那么,要如何让“知识”不够、“智慧”不显和“经验”不足让广大译者,特别是翻译练习生,去驾驭AI翻译这样一团混沌?如何理清自己需要什么,目的是什么,进而调用和生成什么?或许这才是真正值得思考的问题。

很长一段时间,机器翻译质量尚可但难免僵化,境地颇为尴尬,不及资深译者,长远胜译者新人;一方面抬高准入门槛,一方面拉低平均水平。想要保住降本增效的优势,又不愿趋于同一,翻译从业者就出许多译前编辑、译后润色的法子,放弃译者主体性而屈从于机器逻辑,还硬解作人机耦合的与时俱进,不可谓不悲哀。现今AI翻译“洗心革面”了,非但在编解码的逻辑上突飞猛进,能经由“问商”理解人化指

令,还以充沛的资源语料作为补偿,甘作真正的思维“显示器”,将从从业者从字词的斟酌和与所谓机翻逻辑的抗争中解救出来,只待人去施展“造化”。

回到前面所谓基于ChatGPT的定制翻译法。类比编程语言的“进化”,AI逻辑越升级,越是将原先裸露的技术问题隐藏在幕后,与人类重新对等交流,让一切回归“知识”“智慧”和“经验”;译者至少要涉猎各领域知识,手握相应语料和资源的敲门砖;译者至少要有文学素养,分析原文时多灵气而少“匠气”,在同业定制化的赛场冲进行列;译者至少要添些思辨能力,层层诱导AI助手为己所用,搭建有个人特色的AI招牌……此其实不适合用穷举法不效率地解读了,不如还归“造化”的概念:译者,如果还有译者这个职业方向,或在前端,或在后台,必须要有足够多彩的个人思维,以及指导AI逻辑与个人思维同步的能力。这虽是后话,但“听说读写”的传统翻译训练内核终将不保,虽不见得一夜顿失,也是大势所趋。所以,依然用新事物给旧路添花,我辈,在沉迷AI助力翻译教育、实践、理论等种种方向的同时,也要适当驻足观察,辨明方向。

若说在作为前AI翻译的机器翻译时代,还有些“劣币驱逐良币”的悲壮,现今AI翻译的发展趋势则教人看见“思维主体”的曙光,不可谓不欣喜。技术进步不绝,未来定还会经历无数次全盘推翻式的换代,大语言模型也终将成为历史,但人类思维至高的主线难以偏离。当更先进的技术一次次剥除禁锢,让思维的运行环境更纯粹,我们是否已做好准备?



专用电脑(漫画) 斯坦尼拉(Stanila, [罗马尼亚])

选自“上海国际科学漫画特展”。此次展览由上海市科普志愿者协会、上海市美术家协会漫画动漫艺术委员会主办,在上海社莎夫人蜡像馆展出来自全球三十多个国家、六十多位漫画家创作的百余幅科学漫画作品。

我们楼下街最气派的房子,是徐从善家的。三层楼房,镶着金光闪闪的五个大字“从善大药店”。行人走在街上,一眼就能看到。人们都说,从善是卖药发起来的。

从善早年在生产队是赤脚医生,他的医术知识来源于《赤脚医生手册》里面的内容。他背着药箱子挨家挨户地跑。包产到户后,他舍不得那个药箱子,依然给村民看病。虽然说,他是赤脚医生,也只读了高小,在农村却常常是雪中送炭。从善对付常见的伤风感冒、头疼发热等小病很拿手,对儿科消化方面的小病亦颇有心得。当然,遇到疑难杂症,从善也会束手无策,就劝说他病人到镇医院或县医院去治。

我父亲经常在我们面前夸从善聪明,赞他能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主要方面。他做赤脚医生是跟上海下放知青学的,知青乃医学院毕业,“有两把刷子”,从善想学医,就从生活上关心知青,知青甚为感动,赠了本《赤脚医生手册》给从善。两人在一起经常谈论医学,从善一边学理论一边实践,开始用草药给村人治病,什么夏枯草、蒲公英、小蓟等派上了用场。从善不再从事体力劳动,成为那个年代的“专技”。吃上了“好米饭”,村人夸他“人很能”,羡慕他顿顿吃麦面粉、鸡蛋汤。

从善脑子活络,善于抓住时机。那些年,做卖药的生意上面卡得不紧,从善找了个恰当的机会,弄到了一纸卫生局的证明,办了营业执照,可以到街上出售药品。他就做了架手推车,逢集的时候穿着白大褂到街上卖药。起初大家都瞧不起他,认为其本业是农民,不好好在家种麦子、番薯倒庄稼,瞎

掰乎啥?卖药能挣几个钱呢?可是过了两年,徐家鸟枪换炮居然丢掉了手推车,在街上盖上了门面房,三间三层楼房美轮美奂,光是楼房的装修就花了不少的钱。等到街上的装饰修好了,卫生部门已经开始对药店从严管理了,亦办了营业执照。在我们县的东部地区,只有从善一家可以卖药。他家的药,除了我们县之外,五河、灵璧等邻县的乡镇医生都来买,徐家的生意一下子火爆起来,人气也越来越旺。家庭条件好,提前好几年进入小康生活,几个儿子说人不错,很早就结婚成家。

从善生了三个儿子,名字分别叫数学、物理、化学。那时流行的是“学好数理化,走遍天下都不怕”的调调。从善希望儿子读书能出人头地,光耀门楣。我和他小儿子徐化学是初中同学,那时相貌不惊人,成绩也是中下游。化学比较邋遢,脖子上的灰一个冬天都不动,不过他常围着“开司米”织的围脖,挡住了部分灰,别人不容易发现。到了第二年春天,洋槐树热得一夜白头之时,化学才跑到沱河里洗澡,毅然决然地褪掉了身上的老灰,给人感觉清爽多了。徐化学学完了初三化学就辍学了,

## 智者从善

丁纯

到县城读了卫校,毕业了帮他父亲卖药。可是他居然找到了最漂亮的女孩子,是我们的班花翠红,翠红考镇镇师范差两分,索性不复读了,嫁给了化学也到镇里卖药了。

1995年秋,我父亲生病住院,我到从善的药店买了几次“心痛定”。第一次去药店,他大儿子徐物理当班,见到我很客气,说你是化学的同学,药就拿去用吧。我强调没有免费的午餐,更没有免费的药,物理不好硬坚持,接了我的钱。物理收的钱比医院便宜了很多。第二次去拿药,碰巧徐数学在,数学从宿县师专毕业,在湖州中学教高中数学,和数学简单聊了会儿,他鼓励我早点去蚌埠教院读个大专,没有大专学历在中学是吃不开的。后来我在蚌埠教院读了大专,又在安徽师大获得自考本科学历,与他的鼓励有关。徐数学的理念是“学历越高活得越自由”。我来岭南读研的翌年,数学考上了教育硕士,去北京读书,在我们小镇也是小有轰动。

从善是个酷爱学习、爱思考、爱积累的人,用老家话说就是这个人“不眠”,“不眠”就是不笨,做事灵光,是个

天门中断楚江开,碧水东流至此回。两岸青山相对出,孤帆一片日边来。

李白的这首《望天门山》,千百年来脍炙人口。它所给人的印象,就是浩浩长江,载着一片帆影,穿过崇山峻岭的千岩万壑向东而来;而江水到此,又拐了个弯向西逆流过去。山高水急,风驰电掣,颇有“两岸猿声啼不住,轻舟已过万重山”的惊心动魄。不仅我的感觉如此,看到近代不少山水画家图画这首诗意,大多也是这般的处理。

天门山,在安徽当涂县,据《江南通志》:“两山石状巉岩,东西(南北)相向,横夹大江,对峙如门……总谓之天门山。”十年前,我应朋友之邀游访此地,才知道这里并不是三峡那样的山区,而是平原地带,沃野千里,一望无际,只有天门山坐落在长江的两岸。其实,看起来不过两亩地占方,十层楼高的两个大石墩,全无峰峦起伏、龙脉形势“莫可穷其美妙”的“奇崛神秀”,其景象平平无奇,实在是称不上“山”的。

沿南岸自西往东走,但见两岸山势相接,仿佛合上了两扇大门,把长江截断了。西来的江水浩荡而洋洋缓缓地东流至此,似乎就到了尽头,不见前途。不禁暗暗发笑,“浪漫三千尺”的李白总爱大言欺人!但“飞流三千尺”“白发三千丈”的豪言壮语,作为真实的夸张令人气壮;而这首“天门山”的夸张就有些不知从何说起了。

继续往东走,“西”江渐渐不见,而“东”江逐渐进入了眼帘,江水向西回流,汹涌澎湃。正诧异间,突然,相接的两山陡然打开大门,眼前豁然开朗!“东”江与“西”江连成一片,原来“东”江之正是“西”江之水的后浪所推出!因为门户的锁钥,水道变窄,所以水势突然变得激荡。而西向回流的雪浪卷起,惊涛拍岸,不过只是近岸边的景观,遥望整个江面的波涛,仍是滔滔东流!不由击节称奇,慨叹李白的诗思之妙、诗才之高,于天门山的开合之神奇,借长江水的中断而贯通、平缓而激荡,写得如此的活灵活现,真堪称“夺造化而移精神”,诚“笔补造化天无功”!

不由联想起钱锺书先生在《管锥编》中关于“逼真”与“失真”的观点:

诗文描绘物色人事,历历如睹者,未必凿凿有据,苟欲按图索驷,便同刻舟求剑矣……盖作者欲使人读而以为凿凿有据,故心匠手运,写得历历如睹;然写来历历如睹,即非凿凿有据,逼真而亦失真。

李白的《望天门山》,所“逼真”的是断江开江,“失真”的则是名山实墩。而钱先生所举的例子则是苏轼的前后《赤壁赋》。后赋有曰:“江流有声,断岸千尺……”“履巉岩……攀栖鹘之危巢……”《东坡志林》亦曰:“黄州守居之数百步为赤壁……断崖壁立,江水深碧,二鹤巢其上。”而与苏轼年辈相接的韩驹,《登赤壁矶》则云:“岂有危巢与栖鹘,亦无陈迹但飞鸥”!

至明,袁中道《东游日记》记:“读子瞻赋,觉此地深林邃石,幽雱不可测度。韩子苍、陆放翁去公未远,至此已云是一茅阜,了无可观,危巢栖鹘,皆为梦语。故知一经文人舌笔,媮母化为夷施,老秃鸱皆作绣鸾鸾矣!”清邵长蘅《游黄州赤壁记》则云:“余曩时读子瞻赋所云……意必幽邃峭深,迥然耳目之表。今身历之,皆不逮所闻。岂又文人之言,少实而多虚,虽子瞻不免耶?”

这,实际上牵涉到艺术真实与生活真实、艺术美与生活美的关系问题。

生活是一切艺术的本源。但艺术真实并不等同于生活真实,艺术美也并不等同于生活美,所谓二者之间必须拉开距离。

生活是唯一的“这一个”,但艺术可以千姿万态。所谓“有一千个读者,就有

一千个哈姆雷特”;同理,“有一千个画家,就有一千座黄山”。而千变万化,不外侧重于客观的再现和侧重于主观的表现两大法门。前者强调“形似逼真”的艺术真实、艺术美,往往被斥为没有与生活拉开距离而不过是“与照相争功”。如宋人的山水、花鸟画,便曾被认为“只有工艺的价值,没有艺术的价值”。后者强调“造形传神”的艺术真实、艺术美,即所谓“论形象之优美,画不如生活;论笔墨之精妙,生活决不如画”,通常认为这才是与生活拉开了距离,如八大、石涛的山水、花鸟画,庶为艺术的真谛。

其实,艺术以生活为源泉而又与之拉开距离,不只“形象不真”者可由神韵高标,“形象逼真”者同样可由神韵高标。毕加索的《阿威农少女》,论形象,不仅不美而且丑于生活中的少女;而论神韵,其艺术之美远胜生活中的美少女。这样的艺术,是负方向地与生活拉开距离,而以不真胜逼真。

拉斐尔的“圣母”论形象,其自述是综合了不同美女的身材、五官、手足于一人,现实生活中根本找不到这样十全十美的模特;而论神韵,其艺术之美同样远胜生活中的任何美女。这样的艺术,正如清代顾翰所说“美人”为“书中三不可信”之一,为正方向地与生活拉开距离,而以“失真”为“逼真”。

李白的“天门山”诗,苏轼的《赤壁赋》文,乃至宋人的山水画、花鸟画,包括今天中国画、油画创作中的写实风格,无不属于“失真”而“逼真”地与生活拉开距离。所以,每有人振振有辞,认为照相机发明之前,画家用功于写实还有它的意义;照相机发明之后,画家再用功于写实就毫无价值,我辄反问:诚然!则摩托车发明之前,马拉松长跑比快还有它的意义;摩托车发明之后,马拉松长跑再比快就毫无价值——所以,或者,体育竞技中应该取消马拉松;或者,仍设马拉松而改比快为比慢。

至于负方向地拉开距离而“艺术美”不如生活美,正方向地拉开距离而“艺术美”不如生活美,纯粹是做得不好的问题,而绝不是方向对不对的问题。

## 「失真」的「逼真」

徐建融

“有一千个画家,就有一千座黄山”。而千变万化,不外侧重于客观的再现和侧重于主观的表现两大法门。前者强调“形似逼真”的艺术真实、艺术美,往往被斥为没有与生活拉开距离而不过是“与照相争功”。如宋人的山水、花鸟画,便曾被认为“只有工艺的价值,没有艺术的价值”。后者强调“造形传神”的艺术真实、艺术美,即所谓“论形象之优美,画不如生活;论笔墨之精妙,生活决不如画”,通常认为这才是与生活拉开了距离,如八大、石涛的山水、花鸟画,庶为艺术的真谛。

其实,艺术以生活为源泉而又与之拉开距离,不只“形象不真”者可由神韵高标,“形象逼真”者同样可由神韵高标。毕加索的《阿威农少女》,论形象,不仅不美而且丑于生活中的少女;而论神韵,其艺术之美远胜生活中的美少女。这样的艺术,是负方向地与生活拉开距离,而以不真胜逼真。

拉斐尔的“圣母”论形象,其自述是综合了不同美女的身材、五官、手足于一人,现实生活中根本找不到这样十全十美的模特;而论神韵,其艺术之美同样远胜生活中的任何美女。这样的艺术,正如清代顾翰所说“美人”为“书中三不可信”之一,为正方向地与生活拉开距离,而以“失真”为“逼真”。

李白的“天门山”诗,苏轼的《赤壁赋》文,乃至宋人的山水画、花鸟画,包括今天中国画、油画创作中的写实风格,无不属于“失真”而“逼真”地与生活拉开距离。所以,每有人振振有辞,认为照相机发明之前,画家用功于写实还有它的意义;照相机发明之后,画家再用功于写实就毫无价值,我辄反问:诚然!则摩托车发明之前,马拉松长跑比快还有它的意义;摩托车发明之后,马拉松长跑再比快就毫无价值——所以,或者,体育竞技中应该取消马拉松;或者,仍设马拉松而改比快为比慢。

至于负方向地拉开距离而“艺术美”不如生活美,正方向地拉开距离而“艺术美”不如生活美,纯粹是做得不好的问题,而绝不是方向对不对的问题。

智者。我对从善印象最深的不是他的大房子,而是2001年我考上研究生时,在街上,他对我说:“你考的这个,20年不过时。”20年转瞬即逝,我考的这个不但不过时,还热起来了,足以说明从善眼光长远。当然这是题外话。邻居说他每晚都坚持看央视的“新闻联播”和“焦点访谈”。他说看“新闻联播”,坚持数年必有好处。我打那时起,也坚持看央视的新闻节目。每次,电视里响起“有形世界,无限风光”的广告词,我不由得会想起从善,想起他说的话。

我在从善家药店还有次难忘的就诊经历。那时,我在镇中学教英语,也兼教初一植物课。一天早晨上英语课,眼睛突然不睁,畏光,流泪且有异物感,睁不开眼睛。我一路小跑到从善药店,想去买支氯霉素眼药水。幸好,从善在。他瞅了瞅我的眼睛,判断我这是病毒性结膜炎,拿了两支药水,滴入,过了一会儿症状有所改善。我好奇问他,你怎么判断出我的眼疾的?他说书上都写着呢。旋即,他从盒内拿出一本厚厚的医书,熟练地翻到某一页,果不其然,书上写的就是我的症状,白纸黑字,我服了。

还有一次,我母亲头晕得天旋地转,我们怀疑她得了脑血栓,板车拉到镇医院,医生看了看,说情况危急赶快送县医院。板车拉出医院,遇到赶车,他热心地让母亲比划了几个动作,看看母亲的眼睛、舌头,推断不是中风,大概率是“耳石症”,推荐吃“敏使朗”。从善不敢打保票,建议最好尽快去大医院诊疗。我们去了县医院给母亲做了全面检查,还真给从善说中了,是耳石症,与脑血栓不沾边。我们感到

欣慰的同时,也敬佩从善的医术。爱读书就是好,能专心读书的人在现实生活中多了一种可能性。

从善一家做生意,老实本分,人情为上,同情弱者,若是在他店里买其他的药,比如眼药水、肤轻松之类的小药,从善家的人就不收钱了。我有次闹肚子就吃过从善家免费的“黄连素”,效果不错。“医者仁心”,虽然他不是职业医生,可他做的事儿与医沾边儿,“仁心”就要摆在首位。他家做生意坚持的是和气生财,换种通俗说法即是“薄利多销”。从善和家人遇到发热的病人,随手包几粒“安乃近”基本是免费的,顾客满意了,下次还来买他家的药,在乡镇做生意,做的是街坊生意,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,回头客多了,这样生意就好做好了。乡邻都没把从善当作生意人,而是把他当作“码里人”——家乡方言,值得信赖的人。

从善这几年参与“美好乡村”建设,出资建了不少健身设施,让乡人享受到健康生活。他还组建了“花鼓灯”艺术团,农闲时演出,给生活添彩……从善是我们镇上的乡贤,也是街上响当当的名人。

2024.02.24 写于广州小谷围岛



「文汇报」 微信公众号